





漢書 郊祀志云周太史儋是秦獻公曰周始與秦合而別今五百歲當復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注孟康曰太史儋謂老子也師古曰此亦周之太史名非必老聃老聃非秦獻公時儋音丁耳反

老子屬齊口義發題

四庫全書 老子 屬齊 林 希逸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故號曰聃楚國苦縣人也伯周為藏室史當周景王時吾夫子年二十嘗問禮於聃其言聃見於禮記於夫之為前一輩語曰述而不作竊以於我老彭太史公謂夫子所嚴事亦與聃同夫老子沒後百二十九年有周太史儋嘗見秦獻公



史記老子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列仙傳。尹喜字公文。天水人。周康王時為大夫。見東方有紫氣。西邁。知求為函谷關令。云云。  
老君果乘白輿加青牛。欲度關。吏入白喜。曰。今我得見聖人。云云。九所授書悉臻其妙。乃自著書九篇。號關尹子。  
列仙傳云。河上翁。漢文帝時。結中菴。河上帝讀老子有不解遺。使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帝幸其庵。云云。

言離合之數。或曰。僖即老子。非也。僖與聃同音。傳者訛云。周室既衰。老子西遊。將出關。令尹喜知為異人。強以著書。遂著上下篇。三千餘言而去。其上下篇之中。雖有章數。亦猶數辭。上下然。河上公分為八十一章。乃曰。上經法天。天數奇。其章三十七。下經法地。地數偶。其章四十四。嚴遵又分為七十二。曰。陰道八。陽道九。以八乘九。得七十二。上篇四。下篇三十二。初非本

崔曙登仙臺詩。關門令尹誰能識。河上仙翁去不回。嚴遵曰。君乎蜀成都人。作老子指歸十四卷。前漢成帝時。

人也。下。按成都市曰。關數人得。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杜光庭云。玄宗皇帝所註。道德經上下二卷。玄宗註老子。號開元御註。翼云。玄宗既註老子。始改定章句。為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刻石瀉口老子廟中。

性理大全五十七卷云。李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此些。朱子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之。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撒說。不拘繩墨。又云。程子曰。老子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又云。予奪。旨乃至。逐章為之名。皆非也。唐太宗改定章句。以上篇言道。下篇言德。尤非也。今傳本多有異同。或曰。一字而盡失。其一章之意者。識真命。矣。大抵老子之書。其言皆借物以明道。或因時世習尚。就以諭之。而讀者未得其所。以言。故晦翁以為老子勞攘。西山謂其間有陰謀之。言。蓋此書為道家所宗。道家者。流過為崇尚。言。易至於誕。既不足以明其書。而吾儒又指以異端。



種子由  
字穎濱  
先生三  
種文集  
子由之  
解老子  
義有之

翁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翁之權詐之術也。漢藝文志。老子在道家者流。東坡云。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云。類濱先生宋元符三年庚辰作老子註四卷。蘇子山自題老子解後云。予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輒以云。僧道全輒嘆曰。皆佛說也。云。時有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莊子天下篇云。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万物畢羅。莫足以販。論語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繫辭云。易無思也。死為也。論語子曰。君子無所爭。曲禮云。在醜夷不爭。尚書云。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其可非而非之。亦不復為之。參究前後注解。雖多。往往皆病於此。獨穎濱起而明之。謂得其近似。而文義語脈。未能盡通。其間窒礙。亦不少。且謂其多與佛書合。此却不然。莊子宗老子者。也。其言實異於老子。故其自序以生與死與。為言。且見天下篇。所以多合於佛書者。亦謂無為而自化。不爭而善勝。皆不畔於吾書。其所異者。特矯世憤俗之辭。時有太過耳。伊川曰。論語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尚書云。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佛法僧。朱子語類問程先。曰。莊子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子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老之學。未可以為異端。而不講之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云。又云。老子之學。治天下清虛無為。所謂因者。君之網事。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子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層。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又云。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之有体而無用。又云。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土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朱子曰。王道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真西山云。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此風益甚。每輩立論。以天地万物皆以無為本。田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為風流之

老氏谷神一章最佳。胡文定曰。老子五千言。如我無事。我好靜。我有三寶。皆至論也。朱又公亦曰。漢文帝曹參。只得老子皮膚。王導謝安。何曾得老子妙處。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晉宋人多說莊老。未足盡莊老實處。然則前輩諸儒。亦未嘗不與之。但以其借諭之語。皆為指點。言之所以未免有所貶議也。此從來一宗。未可改案。若研究推尋。得其初意。真所謂千載而下。知其



宗會誓王昱等又從而  
為習俗所移。終於晉亡  
而不能革。又云何晏  
王弼。王衍。葛玄。競相慕  
效。專事清談。風流波蕩。  
晉遂以亡。文中子曰。清  
談盛。晉室衰。非老莊  
之罪也。清談之弊。正祖  
老莊。語非其罪可乎。  
莊子齊物論云。万物世  
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  
解。是且暮遇之也。

解者且暮遇之也

### 老子庸齊口義發題

朱子語類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為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身則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應接。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里宰之地。那便是無妙所存。

### 老子庸齊口義上

庸齊林希逸

### 道可道章第一

李卓吾老子評云。諸家皆於無名有名讀。又於有欲無欲讀。又以微為竅。無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王弼解。妙謂始也。微謂終也。韻會嘯勻微。一曰微。老子常有欲以見其妙。常有欲以見其妙。注妙。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章居一書之首。一書之太旨。皆具於此。其意。



至變也微至精也

繫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云云。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即是大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即大極是也。又云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中庸或問云。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學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子所謂無者。非道矣。云云。陳氏曰。釋氏以空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為吾真體。以天地万物皆為幻。人事都為粗迹。盡欲屏除了。一歸于真空。老子以無為宗。以道為超乎天地形氣之外。如云道在太極之先。却是說未有天地万物之初。方個空空底道理。都與人物不相干涉。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長樂劉氏曰。天者陽氣之所積。故曰秉陽。地者陰氣之所積。故曰秉陰。陰氣合陽於天上。則為日星。是以其先下乘焉。陽氣合陰於地下。則為山川。是以其窳上通焉。禮記禮運云。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

蓋以為道本不容言。纔涉有言。皆是第二義。常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有仁義禮智之名。則仁者不可以為義。禮者不可以為智。有春夏秋冬之名。則春者不可以為夏。秋者不可以為冬。是則非常道。非常名矣。天地之始。太極未分之時也。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

智之名。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其謂之天地者。非專言天地也。所以為此心之喻也。既有陰陽之名。則千變萬化。皆由此而出。既有仁義之名。則千條萬端。皆自此而始。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母者言自此而生也。常無常有。兩句此老子教人究竟處。凡入世之間。件件是有誰知此有自無而始。若以為無。則又有所謂莽莽蕩蕩。白雲蒼狗之事。故學道者。常於無時。就無上究竟。則見其



鄭註。竅孔也。言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疏云。地秉持於陰氣。竅孔也。為孔山川。以出納其氣也。陳韻註云。竅。欺要反。竅於山川。山澤通氣也。長樂陳氏曰。天以清秉陽。在地者成象。則日月是也。地以濁秉陰。在地成形。則山川是也。

始大極也。未始有始無極也。未始有夫未始此無極之上。又一層也。有有物也。此有之生。必自無而始。故曰無也者。無字之上。又有未始有無。即無極之上。一層也。列子所謂有太質。有太素。有太始。是此意也。當初本無。有。不特無。有。亦無。有。無。故能万物既成也。

所以生有者之妙。常於有時。就有止。究竟則見其自無而來之微。微即禮記所謂敷於中。中之竅也。言所自出也。此兩欲字。有深意。欲。有要也。要如此。究竟也有與無。雖為兩者。雖有異名。其實同出。能常無常有。以觀之。則皆謂之玄。玄者造化之妙也。以此而觀。則老子之學。何嘗專尚虛無。若專主於無。則不曰兩者同出矣。不曰同謂之玄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即莊子所謂

忽然有箇無。則必是生出个有。如此推明。其意蓋謂其初本來無物。因有物我。而後有是非。大意不過如此。却恁地發明。果是高妙也。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但贊其妙而已。初無別義。若曰一層上。又有一層。則非其本旨。衆妙即易所謂妙萬物者也。門言其所自出也。此章人多只就天地止說。不知老子之意。正要就心上理會。如此兼看。方得此書之全意。

天下皆知音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



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  
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  
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  
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  
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  
不善矣蓋天下之事有有則有無有難則有易

有長則有短有高則有下有音則有聲有前則  
有後相生相成以下六句皆喻上面美惡善不  
善之意故聖人以無為而為以不言而言何嘗  
以空寂為事何嘗以多事為畏但成功而不居  
耳如天地之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  
辭其勞萬物之生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為  
有知如為春為夏為生為殺造化何嘗恃之以為  
能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其意只在於功成



繫辭云。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疏云。乾是天陽之氣。万物皆始在於氣。故曰知其大始也。坤作成物者。坤是地陰之形。坤能造作以成物也。

說命中云。有其善。喪厥善。洽其能。喪厥功。毛詩序云。聲成文。謂之音。注。聲謂官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官商上下相應。

而不居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句發明之作猶易曰坤作成物也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自古聖人皆然何特老子但老子說得太刻苦所以近於異端夫惟不居是以不妄言有其有者不能有而無其有者能有之此八字最有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此意聲成文謂之音故曰音聲相和

不尚賢章第三

尚書大禹謨云。帝曰來禹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尚矜也我以賢為矜尚則必起天下之爭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我以寶貴為貴則人必皆有欲得之心其弊將至於為盜此



風俗通云堯時有老人  
含哺鼓腹繫壤而歌曰  
日出而作日入息鑿井  
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  
有於我哉。

二句發下面可欲之意也人惟不見其所可欲  
則其心自定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八字最好  
虛其心無思慕也實其腹飽以食也弱其志不  
趨競也強其骨養其力也言太古聖人但使民  
飽於食而無他思慕力皆壯而無所趨競故其  
民純朴而無所知無所欲雖其間有機巧之心  
者所知雖萌於心而亦不敢有作為也聖人之  
治天下也如此而聖人於世亦無所容心其為

韓愈原道云今其言曰  
曷不為太古之無事

治也皆以無為為之所以無不治也不見可欲  
使心不亂言聖人之教其民如此使皆使其民  
也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皆恐有以動其欲心  
也動其欲亦不止此二事祖以二者言之耳若  
子憤末世之紛紛故思太古之無事其言未免  
太過所以不及吾聖人也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控



息齋註云吾不知其始故不知誰之子吾不知其先故象帝之先

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存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冲虛也道體雖虛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隨  
時而不定也不曰盈不盈而曰或不盈纔有或  
字則其意自見此文法也淵者美也似者以擬  
辭贊美之也萬物之宗即莊子所謂大宗師也  
言此道若若有若無者非知道者不知之故曰似  
萬物之宗控其銳言其磨礪而無圭角也解其

金剛經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  
心經云不生不滅不垢  
不淨不增不減

紛言其亂紛擾之中而秩然有條也光而不露  
故曰和其光無塵而不自矜故曰同其塵此佛  
經所謂不垢不淨也湛者微茫而不可見也若  
存若亡似有而似無故曰湛兮似若存即恍兮  
惚其中有物是也吾不知誰之子者亦設疑辭  
以美之也象似也帝天也言其在於造物之始  
故曰象帝之先曰象曰似皆以其可見而不可  
見可知而不可知設此語以形容其妙也



程氏遺書曰。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程氏曰。謂天地不仁。以万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万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也。莊子天運篇云。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遊行。中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擁者擊而變之而已。

天地不仁 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稟筭乎。虛而不

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生物仁也。天地雖生物。而不以為功。與物相忘也。養民仁也。聖人雖養民。而不以為恩。與民相忘也。不仁。不有其仁也。芻狗已用而棄之。相忘之喻也。二十八章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仁

孟子盡心云。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性理大全云。程子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未舛矣。申韓燕張皆其

猶不德也。莊子齊物曰。大仁不仁。天地曰。至德

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為仁。亦是此意。芻狗之為物。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喻其不著意而相忘爾。以精言之。則有所適者。化之意。而說者以為視民如草芥。則誤矣。大抵老莊之學。喜為驚世駭俗之言。故其語多有病。此章太旨。不過曰。天地無容心於生物。聖人無容心於養民。却如此下語。涉於奇怪。而讀者不精。遂有深解。故曰。申







那一樣底此間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子之說也。又曰玄牝。蓋言万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韻會云。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玄天也。於人莫死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莫入。藏於心。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

老子翼第三。鄭浩曰。玄牝之門。取諸五。身則真也。真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外降出入。而其常守知此。然後知谷神之所以不死。

此章乃脩養一項功夫之所自出。老子之初意。却不專為修養也。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已。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

道春按。列子第一載谷神不死以下。凡一字。云黃帝書曰。此老子全章之文。而曰黃帝書。則知老子之學。亦有所傳。但其書。待盡見。云列子舉此以證不生不化之說。

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為養生之用。而初意實不專主是也。

### 天長地久章第七

林子天地不自生。非天地之無私乎。而卒能長且久者。非天地之成其私乎。而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聖人之德與天同也。  
大學薛氏集解。程子有言曰。老子之言。竊弄闔闕者也。予嘗以其言為然。迺今觀之。殆不然矣。如此章者。考不深原其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之意。天地之生萬



意亦正如程子之所訶矣。然要其歸乃在於無私。夫無私者豈竊弄關之謂哉。  
杜甫詩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又云寂々春將晚。似々物自私。

大明錄入理章曰有真空。有頑空。初以前無相。有覺虛明寂照為天地之宗。此真空也。

物自然然而然無所容心故千萬歲猶一日也聖人之脩身無容心於先後無容心於內外故莫之先而常存是以其無私而能成其私也此一私字是就身上說來非公私之私也若以私為公私之私則不得謂之無容心矣此語又是老子誘人為善之意乃釋氏翻出來則無此等語矣故謂之真空實有真空便是無私之意實者便是能成其私之意但說得來又高似下層

山谷詩水德通万物發源會時亨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為善能利萬物。而何嘗自以為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就卑就



林子曰動善時仕止久速各當其可

濕不以入之所惡為惡也以此觀水則近於道矣幾者近也居善地言居之而安也心善淵言其定而靜也與善仁言其仁以及物也言善信言出口皆實理也政善治以之正國則必治也事善能以之處事則無不能也動善時隨所動而皆得其時也此七句皆言有道之士其善如此而不自以為能故於天下無所爭而亦無尤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也解

大禹謨文

燕子由老子解云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老子翼云持而盈之謂盈而持之也揣而銳之謂銳而揣之也古文多倒語耳懼其溢而左右以技之曰持懼其折而節量以治之曰揣

者多以此為水之上善七故其說多牽強非老子之本旨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銳為喻墨之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不知不盈之易持已者勿



盈之意也。揣治也。銳，鉅也。治器而至於極，鉅極  
銳無有不折。不若，不銳者可以長保。富而至於  
金玉滿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  
盈，必遺其咎。故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  
乃為天道。功成名遂，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  
故曰：成日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為成耶？何時  
為遂耶？此四字須子細看。

載營魄章第十

朱子語類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火載  
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右字或通用，不可知。蘇穎濱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是箇沉滯  
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升舉。其說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他全  
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  
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  
強升舉，應意思。老子之  
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  
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  
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  
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  
致柔，能無嬰兒乎。天門  
開闔，能無雌乎。老子一  
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  
要退步，不與汝爭。如一  
箇人斗拳，跳躑我這裏，  
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  
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  
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  
有余。老子心最毒，其所  
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  
以爭之也。其設心指意。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  
為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  
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  
不宰，是謂玄德。

營魄也。神也。魄精也。氣也。此三字老子之深意。  
載猶車載物也。安一載字在上，而置營魄二字  
於下，如謎語。然魄以載營則為衆人營以載魄



亦是如此間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強。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為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切効處。又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火。二是水。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總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筆乘云。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故令心使氣。則強也。專氣而不以心不問之。則柔。專氣致柔者。所謂純氣之守也。心也。以覺為礙。以解為約也。

筆乘條除去覽息。舍眉。魚精。入眼。為翳。翼。天門。以此心而言。開闔。以心之運動變化而言。

則為聖人合而言之。則營魄為一。離而言之。則魂魄為二。抱者合也。其意蓋曰。能合而一之。使無離乎。將離而一之乎。故曰。抱一能無離乎。此六字意亦甚隱。正要人自參自悟也。嬰兒未有聞見。則其氣專。致者極也。柔者順也。能如嬰兒。專氣致柔。則能抱一矣。故曰。能如嬰兒乎。此老子設問之語也。蓋曰。人能如此乎。此下數句皆然。蕩滌瑕垢。而觀其玄冥。則必有分別之心。無

疵者無分別也。雖蕩滌瑕垢。而有不垢不淨之心。則能抱一矣。有愛民治國之功。而有無為而為之心。則能抱一矣。陰陽闔闢。有雌雄交感之理。而無雌雄交感之心。則能抱一矣。天門。即天地間自然之理也。此亦借造物以為喻。緣此等語。遂流入修養家。或有因是而為邪說者。誤世多矣。明白四達。無所不通也。而以無知為知。則抱一矣。生之畜之。言造化之間。生養萬物也。造



朱子語類云。問三十輻  
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  
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  
恐不然。若以坐處為無  
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  
言。與下文戶牖埴垣是  
一例語。其掌思之。無是  
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  
能受輻而運轉不窮。猶  
傘柄上水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上下車之轂  
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柁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

物何嘗視之。以為有。何嘗恃之。以為能。雖為萬  
物之長。而何嘗有宰制萬物之心。如此而後謂  
之玄妙之德。此章之意。大抵主於無為。而為自  
然而然。無為自然。則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  
不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以魄載神。則著迹矣。  
老子一書。大抵只是能實而虛。能有而無。則為  
至道。縱說橫說。不過此理。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  
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  
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  
用。

轂車中之空。軸者也。軸輪之股也。轂惟虛中。故  
可以行。車埴埴陶者之器也。虛而負。故可以成  
器。戶牖室中之通明。處也。此三者皆是鑿鑿喻虛  
者之為用。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直器



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為車為室為聖器  
虛中之用。以此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  
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  
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  
此。

目盲謂能惑視也。耳聾謂能惑聽也。口爽失正

味也。心發狂不定也。行妨謂妨害德行也。此五  
者皆務外而失內。腹內也。目外也。聖人務內不  
務外。故去彼而取此。彼上五者也。此道也。老子  
諸章結語多精絕。務外亦不特此五事。舉其凡  
可以類推。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為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

朱子語類云。問寵辱若  
驚。貴大患若身。曰。從前  
理會此章不得。  
老子翼云。貴大患若身  
當云。貴身若大患也。倒  
而言之。古語如此。  
道春案。貴以身為天下  
等語。亦見莊子在宥篇。



論語陽貨篇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道春按。朱子曰。楊朱之學原於老子。其拔一毛利天下不為也。是為我也。老子所謂貴以身為天下亦此意也。

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若而也寵辱不足驚而人驚之身為大患而人貴之先提起兩句下面却解何謂者不足言也寵辱一也本不足言而人以辱為下自萌好惡之心故得之失之皆能驚動其心此即患得患失之意身者我之累也無身則無累矣而人反

以為貴是不知其真身之身也知其真身之可貴知其真身之可愛雖得天下不足以易之入能如此則可以寄託於天下之上矣寄託二字便有天下不與之意此章兩何謂自有兩意乃古文之妙處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

翼云李約注夷平也。漠漠然無異見也。希無也。少也。或終身不得。或亦得之。微細也。妙也。彷彿似有追之。又失此三者不可致詰。  
老子翼云。謂有不可。謂無不可。故以恍惚名之。



又云惚恍者出入變化  
不主故常之謂也  
正韻云恍惚微妙不測  
道春按是謂恍惚迎不  
見其首隨不見其後與  
顏子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朱子注恍惚不可為  
象相似而不同矣宜致  
思焉。

一其上<sup>ト</sup>不<sup>レ</sup>皦<sup>カ</sup>其下<sup>シ</sup>不<sup>レ</sup>昧<sup>カ</sup>繩繩<sup>ト</sup>兮不可<sup>ク</sup>名<sup>ク</sup>復  
歸於無物<sup>ト</sup>是謂無狀之狀<sup>ト</sup>無象之象<sup>ト</sup>是謂  
惚恍<sup>ト</sup>迎之<sup>テ</sup>不見<sup>ス</sup>其首<sup>ト</sup>隨之<sup>テ</sup>不見<sup>ス</sup>其後<sup>ト</sup>執古  
之道<sup>ヲ</sup>以御<sup>ス</sup>今之有能<sup>ク</sup>知古始<sup>ト</sup>是謂道紀<sup>ト</sup>  
此章形容道之無<sup>ク</sup>亦夷乎也<sup>ト</sup>希微不可<sup>ク</sup>見<sup>ル</sup>之意  
三字初無<sup>ク</sup>分別<sup>ト</sup>皆形容道之不可<sup>ク</sup>見<sup>ル</sup>不可<sup>ク</sup>聞<sup>ル</sup>不  
可得<sup>ル</sup>耳搏執也<sup>ト</sup>三者希夷微也<sup>ト</sup>三者之名不可<sup>ク</sup>  
致<sup>ス</sup>詰言不可<sup>ク</sup>分別也<sup>ト</sup>故混而一者言皆道也<sup>ト</sup>此

朱子語類云濠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  
步占歛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迨之而後動不退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  
思故為其字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  
是也又云老子之術自  
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捨  
前去做說也不會說將  
因但任依做得很摸子  
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  
當紛爭之際自出僻靜  
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  
害長短二都冷看破兮  
從旁下一著定是當  
此固是不好底術類然  
較之令者淳躁胡說亂  
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  
老子語濠兮若冬涉川  
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  
渙若冰將釋子房深於  
老子之學曹參學之而  
有体而無用  
翼云濠猶皆獸名濠象

兩句是老子自解上三句老子自曰不可<sup>ク</sup>致<sup>ス</sup>詰  
而解者猶以希夷微分別之看其語昧不破故  
有此拘泥耳不<sup>レ</sup>皦<sup>カ</sup>不明也<sup>ト</sup>不<sup>レ</sup>昧<sup>カ</sup>不<sup>レ</sup>暗也<sup>ト</sup>上下俯  
仰也上下二字亦不可<sup>ク</sup>拘<sup>ル</sup>但言此道不明不暗  
上下求之皆不可<sup>ク</sup>見<sup>ル</sup>耳繩繩多也<sup>ト</sup>多而不可<sup>ク</sup>名<sup>ク</sup>  
其終皆歸於無物故為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所  
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亦惚恍耳迎之而不見  
其首無始也隨之而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屬也。礪石謂犬為猶。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人行尋。又曰回轉故遲回不果。謂之猶豫。

老子經 卷上

道言其初自無而與也。以其初之無而御今之有。則可以知古始之所謂道者矣。紀綱紀也。道紀猶人紀。猶曰王道之綱也。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璞。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

能敵不新成 希逸  
能敵不新成 呂吉甫  
能敵不新成 子由  
能敵不新成 王允諱  
能敵不新成 邵舟  
能敵不新成 王純甫  
能敵不新成 于九史注  
能敵不新成 敵作蔽

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盈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敵不新成

此章形容有道之士通於玄微妙可謂深於道矣而無所容其識知惟其中心之虛不知不識故其容之見外者皆出於無心故曰強為之容豫兮以下乃是形容有道者之容自是精到冬涉川難涉之意也豫容與之與也遲回之意也猶夷猶也若人之畏四隣而不敢有為也容者

老子經

卷上

第十五



黃叔度  
漢安帝  
時人

後漢書郭林宗謂黃憲  
汪注若手頃波澄之不  
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之  
見世說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

不自由之意儼凝定也渙舒散也若冰之將釋  
似散而未散也敦厚也樸渾然之意也曠達也  
谷虛也渾兮其若濁澄兮而不清撓之而不濁  
也於濁之中而持之以靜則徐而自清安不動  
也安之而又徐徐而動故曰徐生孰能者言孰  
能若此乎徐優游之意也此兩句只是不清不  
濁不動不靜濁中有清動中有靜耳不欲盈者  
虛也敝故也保此道者其中常虛則但見故而

性理大全朱子曰老子  
之學只要退步乘伏不  
與伙爭終有一毫圭張  
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  
壞了故曰致虛極守靜  
篤又曰致虛極守靜  
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  
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  
無狀來及至及一反方  
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  
用之類楊龜山曰私意  
去盡然右可以應世老

不新此便是首章所謂常道  
載如一日矣能如此而後為道之大成是以能  
敝不新是一句成是一句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  
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  
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



子曰公乃至。

上蔡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折飯根鬼也。朱子曰飯根本老子語。畢竟這箇何曾說動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亦不是。自彼來而入此。亦不是。自往而復。飯如月影。在這盆水裏。除了這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月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飯去。那裡明年又復來。生這枝上。

大極圖說云。大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身不殆

致虛致知之致也。學道至於虛。虛而至於極。則其守靜也篤矣。篤固也能虛。能靜則於萬物之並作而觀其復焉。作生也。復歸根復命之時也。此便是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芸芸猶紛紛也。物之生也。雖芸芸之多。而其終也各歸其根。既歸根矣。則是動極而靜之時。此是本然之理。於此始復。故曰復命。得至復命。處乃

是常久而不易者。能知常久而不易之道。方謂之明。此便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之意。人惟不知。此常久而不易之道。故有妄想妄動。皆失道之凶也。知常則其心與天地同。大何物不容。既能容矣。則何事不公。王天下者。即此公道是也。以公道而王。則與天同矣。天即道也。故曰王乃天。天乃道。又常也。人能得此常道。則終其身無非道也。又何殆乎。自天子以至庶人。皆



諸子品節注云。太上天下  
知有之。諸家解曰。天下  
下也。上古之時。天下但  
知有君而已。似為穿鑿  
下字。疑作不字。太上不  
知有之。忘言也。無毀無  
譽。世道既衰。則親之舉  
之畏之。以至侮之。云  
吳幼清曰。太上猶言最  
上。云謂大道之世。相忘  
于無為。民不知有其上  
也。云

然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sup>ハ</sup>下<sup>モ</sup>知<sup>ル</sup>有<sup>ル</sup>之<sup>ヲ</sup>。其次<sup>キハ</sup>親<sup>レ</sup>之<sup>ヲ</sup>。譽<sup>ム</sup>之<sup>ヲ</sup>。其次<sup>キハ</sup>畏<sup>ル</sup>之<sup>ヲ</sup>。  
其次<sup>キハ</sup>侮<sup>フ</sup>之<sup>ヲ</sup>。故<sup>ニ</sup>信<sup>ニ</sup>不<sup>ク</sup>足<sup>ク</sup>焉<sup>ナリ</sup>。有<sup>リ</sup>不<sup>レ</sup>信<sup>セ</sup>。猶<sup>シ</sup>今<sup>ノ</sup>其<sup>レ</sup>貴<sup>ク</sup>。  
言<sup>フ</sup>功<sup>ヲ</sup>成<sup>リ</sup>事<sup>ヲ</sup>遂<sup>ク</sup>。百<sup>ク</sup>姓<sup>ハ</sup>皆<sup>ク</sup>曰<sup>ク</sup>我<sup>ハ</sup>自<sup>ラ</sup>然<sup>リ</sup>。  
太上<sup>ハ</sup>言<sup>フ</sup>上<sup>ノ</sup>古<sup>ノ</sup>之<sup>ノ</sup>世<sup>也</sup>。下<sup>ハ</sup>天<sup>ノ</sup>下<sup>也</sup>。上<sup>ハ</sup>古<sup>ノ</sup>之<sup>ノ</sup>時<sup>也</sup>。天<sup>ノ</sup>下<sup>ノ</sup>  
之<sup>ノ</sup>人<sup>ハ</sup>但<sup>シ</sup>知<sup>ル</sup>有<sup>ル</sup>君<sup>ニ</sup>而<sup>モ</sup>已<sup>ム</sup>。而<sup>モ</sup>皆<sup>ク</sup>相<sup>レ</sup>忘<sup>ル</sup>於<sup>テ</sup>道<sup>ノ</sup>化<sup>ノ</sup>之<sup>ノ</sup>中<sup>ニ</sup>及<sup>テ</sup>。  
其<sup>レ</sup>後<sup>也</sup>。民<sup>ハ</sup>之<sup>ノ</sup>於<sup>テ</sup>君<sup>ニ</sup>始<sup>メ</sup>有<sup>リ</sup>親<sup>レ</sup>譽<sup>ム</sup>之<sup>ノ</sup>意<sup>也</sup>。又<sup>チ</sup>其<sup>レ</sup>後<sup>也</sup>。始<sup>メ</sup>有<sup>リ</sup>玩<sup>レ</sup>侮<sup>ム</sup>之<sup>ノ</sup>意<sup>也</sup>。此<sup>レ</sup>言<sup>フ</sup>世<sup>ノ</sup>

檀弓下云。有虞氏未施  
信於民。而信之。夏后氏  
未施敬於民。而敬之。殷  
人作誓。而民始詒。周  
人作會。而民始疑。

風俗通云。堯時有老人  
含哺鼓腹。繫壤而歌。日  
日出而作。日入息。鑿井

有<sup>リ</sup>畏<sup>ル</sup>懼<sup>ム</sup>之<sup>ノ</sup>意<sup>也</sup>。又<sup>チ</sup>其<sup>レ</sup>後<sup>也</sup>。始<sup>メ</sup>有<sup>リ</sup>玩<sup>レ</sup>侮<sup>ム</sup>之<sup>ノ</sup>意<sup>也</sup>。此<sup>レ</sup>言<sup>フ</sup>世<sup>ノ</sup>  
道<sup>ノ</sup>愈<sup>レ</sup>降<sup>ル</sup>。愈<sup>レ</sup>下<sup>ル</sup>矣。上<sup>ノ</sup>德<sup>ハ</sup>既<sup>ニ</sup>衰<sup>ニ</sup>。誠<sup>ニ</sup>信<sup>ニ</sup>之<sup>ノ</sup>道<sup>ハ</sup>有<sup>リ</sup>所<sup>レ</sup>不<sup>レ</sup>足<sup>ク</sup>。  
故<sup>ニ</sup>天<sup>ノ</sup>下<sup>ノ</sup>之<sup>ノ</sup>人<sup>ハ</sup>始<sup>メ</sup>有<sup>リ</sup>不<sup>レ</sup>信<sup>セ</sup>之<sup>ノ</sup>心<sup>也</sup>。此<sup>レ</sup>商<sup>ノ</sup>人<sup>ハ</sup>作<sup>レ</sup>誓<sup>ヲ</sup>。民<sup>ハ</sup>始<sup>メ</sup>  
叛<sup>ル</sup>。周<sup>ノ</sup>人<sup>ハ</sup>作<sup>レ</sup>會<sup>ヲ</sup>。民<sup>ハ</sup>始<sup>メ</sup>疑<sup>フ</sup>之<sup>ノ</sup>意<sup>也</sup>。民<sup>ハ</sup>既<sup>ニ</sup>不<sup>レ</sup>信<sup>セ</sup>矣。而<sup>モ</sup>為<sup>シ</sup>治<sup>ス</sup>。  
者<sup>ハ</sup>猶<sup>シ</sup>安<sup>ク</sup>然<sup>リ</sup>。以<sup>テ</sup>言<sup>フ</sup>語<sup>ヲ</sup>為<sup>シ</sup>貴<sup>ク</sup>。故<sup>ニ</sup>有<sup>リ</sup>號<sup>レ</sup>令<sup>ヲ</sup>。教<sup>ヲ</sup>詔<sup>ヲ</sup>之<sup>ノ</sup>事<sup>也</sup>。豈<sup>ニ</sup>  
不<sup>レ</sup>愈<sup>レ</sup>重<sup>ク</sup>民<sup>ノ</sup>之<sup>ノ</sup>疑<sup>ム</sup>乎。猶<sup>シ</sup>夷<sup>ノ</sup>猶<sup>也</sup>。猶<sup>シ</sup>今<sup>ノ</sup>乃<sup>チ</sup>安<sup>ク</sup>然<sup>リ</sup>之<sup>ノ</sup>意<sup>也</sup>。  
太上<sup>ノ</sup>之<sup>ノ</sup>時<sup>也</sup>。功<sup>ハ</sup>既<sup>ニ</sup>成<sup>ニ</sup>矣。事<sup>ハ</sup>既<sup>ニ</sup>遂<sup>ニ</sup>矣。天<sup>ノ</sup>下<sup>ノ</sup>之<sup>ノ</sup>人<sup>ハ</sup>陰<sup>ニ</sup>受<sup>テ</sup>。  
其<sup>レ</sup>賜<sup>ヲ</sup>而<sup>モ</sup>不<sup>レ</sup>自<sup>ラ</sup>知<sup>ル</sup>。皆<sup>ク</sup>曰<sup>ク</sup>我<sup>ハ</sup>自<sup>ラ</sup>然<sup>リ</sup>。如<sup>シ</sup>此<sup>レ</sup>。所<sup>レ</sup>謂<sup>ル</sup>帝<sup>ノ</sup>力<sup>ヲ</sup>於<sup>テ</sup>

老子經

卷上

二十五



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翼云。六親王嗣云。父子兄弟夫婦也。孝慈孝子慈孫也。

子由曰。堯非不孝也。獨稱舜。無譬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

林子曰。儒者言仁義即道者以道不越於仁義也。老子別仁義於道者以道大於仁義也。文同而意異。

我何加是也。既謂遺言之非而以此一句結之。是傷今而思古也。

###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  
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行則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道漸漓矣  
故曰大道廢有仁義譬如智慧日出而後天下  
之詐偽生六親不和而後有孝慈之名國家昏

亂之時而後有忠臣之名此三句皆是譬喻以發明上一句也

###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  
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聖知之名出而後天下之害生不若絕之棄之  
而天下自利仁義之名出而後有孝不孝慈不



周礼注疏十二云。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致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註屬猶合也。聚也。因聚而勸戒之。疏云。合聚一州之民也。  
筆乘云。屬如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猶附著也。又不足以治天下。不若使之屬意乎見素抱樸。見素抱樸則少私寡欲。而天下無事矣。

慈分別之論。不若絕而去之。與道相忘。則人皆歸於孝慈之中。而無所分別也。功利作而後盜賊起。不若絕而棄之。即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也。聖知仁義。巧利二者皆世道日趨於文。故有此名。以知道者觀之。是文也。反不足。以治天下。不若屬民而使之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自無事矣。使也。屬猶周禮屬民讀法之屬也。此意蓋謂文治愈勝。世道愈薄。不若

還淳反朴。如上古之時也。此亦一時憤世之言。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絜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大宰。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

禪家云。絕學無為。閑道人。東坡云。人生識字。要患始。道春按此章。多用衆人。我獨字。屈原漁父辭本以此。



說文膠音留高風也二音力作反長風良。

韻會呵虎何反博雅呵呵哂哂笑也一日氣出一日慢應聲集韻或作歌通作阿老子道德經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僅有遲速之分速則為恭遲則為慢翼云唯上聲阿烏何反皆應聲唯恭而阿慢也

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  
貴求入良於母

為道日損為學日益此等字義不可與儒書同  
論學則難道矣絕學而歸之無則無憂矣唯阿  
皆諾也人之學者以善為勝惡是猶曰唯勝阿  
也不若併善之名無之此即天下皆知美之為  
美斯惡矣之意雖然古之知道者雖以善惡皆

傳燈錄三十永嘉真覺  
大師證道歌云君不見  
絕學無為閑人云云又云  
万象森羅影現中一顆  
圓明非內外豁達空機  
因果滌兮蕩兮招殃禍

不可為而何嘗無所畏九人之所畏者我未嘗  
不畏之若皆以為不足畏則其為荒亂何所窮  
極荒亂也未央無窮極也禪家曰豁達空撥因  
果便是人之所畏而不畏也莽莽蕩蕩招殃禍  
便是荒兮其未央哉衆人之樂於世味也如享  
太牢如春登臺而我獨其守淡泊百念不形如  
嬰兒未孩之時乘乘然無所歸止兆形也萌也  
此心不萌不動故曰未兆嬰兒方生也孩稍長也



贏余成切利又有余也

臙鳥賦澹摩若深淵之  
靚汜厚若不繫之舟

嬰兒之心全無知識乘乘若動不動之意無所  
歸不著迹也此我之所以異於衆人也衆人皆  
有求贏餘之心而我獨若遺棄之我豈愚而如  
此泚泚然乎泚泚渾泚無知之貌此意蓋謂我  
之為道以不足為樂而無有餘之心非我愚而  
汝智也昏昏悶悶即泚泚是也俗人昭昭察察  
而我獨昏昏悶悶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其心淡  
泊如乘舟大海之中風飄然而無所止宿此即

乘乘若無歸之意也有以有為也衆人皆有為  
而我其於不求故若頑若鄙我豈真頑鄙哉我  
之所以異於人者味於道而已有名萬物之母  
母即道也食味也貴求食於母言以求味於道  
為貴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惚兮

王純甫註言此盛德容  
貞皆從道出云  
堯夫曰有物先天地無  
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  
不逐四時凋  
筆乘甫始也  
道春按衆甫字義子由



希逸皆言甫美也。万物之美也。古甫息齋。侯皆言甫始也。群有之妙也。天地万物之始也。純甫曰。衆甫天地万物。九自道而出者。皆是也。衆甫與化遷流而道則終古自若。吾何以知衆甫。爲道所闢哉。衆甫往而道常存。若傳舍之闢。適容然也。蘓子瞻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與此意合。又按諸子品節注。闢歷也。甫父同。男子之美稱。衆父者。古今歷代之聖賢也。自古及今。道之屬於衆父久矣。吾何以知衆甫之得道哉。以斯道之屬於衆甫耳。漢書。唐舍多闢同也。諸子品節注。闢歷也。甫父同。男子美稱也。衆父古今歷代之聖賢也。自古及今。道之屬於衆父久矣。吾何以知衆父之得道哉。以斯道之屬於衆父耳。

真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其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盛也。知道之士唯道是從。而其見於外也。自有盛德之容。德之為言得也。得之於已曰德。道不可見而德可見。故以德為道之容。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與此句差異。但讀莊老者。當以莊老字義觀之。若欲合之。孔子則字多。

漢書唐舍多闢同也。諸子品節注。闢歷也。甫父同。男子美稱也。衆父古今歷代之聖賢也。自古及今。道之屬於衆父久矣。吾何以知衆父之得道哉。以斯道之屬於衆父耳。

此章以此二字。文字結尾之簡妙也。見容齋隨筆。

窒礙矣。唯恍唯惚。言道之不可見也。雖不可見而又不非無物。故曰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此即真空而後實者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兩句發明無物之中。真實有物。不可以為虛言也。信實也。道之名在於古今。一曰不可去。而萬善皆由此出。衆甫衆美也。閱歷閱也。萬善往來皆出此道也。以此者以道也。言衆甫之所自出。吾何以知其然。蓋以此道而已。此等結語亦。

卷之二 三十一



其文字之精麤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  
 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  
 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  
 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  
 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能曲而後能全能枉而後能直能窪而後能盈

筆乘編喪生者。繇其多  
 方亡羊者。苦于歧路。  
 蕪注目不自見故能見  
 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  
 如便使自見自照則自  
 為之不暇而何暇及物  
 哉  
 韻會伐矜伐也。自矜其  
 功能曰伐。又曰矜居陵  
 切。驕矜自負負。詩小戎  
 靡夸大也。  
 大禹謨孔氏註。自賢曰矜。自功曰伐。疏云。自言  
 已賢曰矜。自言已功曰伐。

林子曰夫惟不爭釋氏無諍三昧孔子曰君子無所爭由是觀之不爭之教三氏之所  
 同也

能弊而後能新能少而後能多此皆能不足而  
 後能有餘能真空而後實有之意少則得多則  
 惑只是少則多二字又總釋作兩句也一者虛  
 也無也不足也聖人所抱只這一件道理所以  
 為天下之法式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  
 皆是不有其有之意我既虛心而無所爭於天  
 下又何爭之有長可久也既如此說了却提起  
 前面曲則全一句作如此歸結亦是文之奇麤



天地之與我無所次闕我但當全而歸之耳又  
它何所事也誠者實也言實當如此也曲枉窪  
弊四句皆是設喻以發明下面之意而已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  
為此者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  
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

筆乘或曰首楞嚴言非  
因緣非自然而老子以  
自然為宗有以異乎余  
曰無以異也夫所惡夫  
自然者有所自而自有  
所然而然也有所自而  
自有所然而然則是自  
然也在有物之上出非  
物之下是釋氏之所訶也  
無自則其然也無然其自  
緣非自然非不自然爾一  
切相蓋所謂不可道之  
常道如此

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信不足有不信

天地之間只自然兩字可以盡天地之理希  
也謂此二字其言不多而天地之理不過如此  
而已飄風驟雨雖天地為之而亦不終朝不終  
日人之得喪窮達又豈可常哉從事於道者言  
學道者也道行也德得也可行則行我亦無違  
焉可得則得我亦無違焉可失則失我亦無違



跛者不立古注

焉同者隨順而無違之意可行我亦樂得之可  
得我亦樂得之可失我亦樂得之行止得失我  
皆樂之此所以為知道之士然此事須信得及  
方可若信處纔有未足則於此有不能自信者  
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跛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跛者不立反如跨者不行反如自見者不明反如自是者  
不彰反如自伐者無功反如自矜者不長反如其在道也

荷云舉踵曰跛張足曰  
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  
立行欲增濶則反害其  
行  
息齊注石無足而立風  
無足而行蓋由立者不  
知立立行者不知其行  
也  
周易乾卦云元龍有悔  
盈不可久也  
莊子云駢拇枝指出乎  
性哉注云拇足大指也  
指手指也駢合也枝旁  
生也

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足不著地曰跛跛而立則不能又跨者兩股不  
相著也跨則不可以行此兩句是譬喻也自見  
自是自伐自矜皆是有其有而不化者不明自  
蔽也不彰名不顯也不長不可久也易曰盈不  
可久也亦是此意餘食贅行皆贅物也有道者  
無迹有迹則為長物矣曰餘曰贅莊子駢拇枝  
指之意也食之餘棄形之贅疵人必惡之此有



傳大士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生不逐四時凋。雞什曰。妙理常存。故曰有物。万物不能分。故曰混成。

道者所以不亂也。言不以迹自累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有物混成道也。無極而大極也。其生在天地之先。言天地自是而出也。寂兮寥兮。不可見也。獨立而不改。常久而不易也。周行而不殆。行健而不息也。可以為天下母。天下萬物之所由生也。吾不知其名。不可得而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道。字者代名之謂也。曰道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大。大不足以盡之。又名之曰逝。逝者往也。不可追逐也。逝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

老子經 卷上 三十四



遠遠者不可近也，不可得而親附也。遠又不足  
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反。反者，復歸於根之意  
也。此皆鼓舞之文，在莊子此類尤多。或以反為  
反求諸身，則非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蓋言  
人居天地之間，但知有王之為大，而不知王之  
上其大者，又有三焉。然而人則法地，地則法天，  
天則法道，道又法於自然。是自然又大於道與  
天地也。其意但謂道至於自然而極如此，發揮

可謂奇論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  
離輜重。雖有榮觀，無馳超然。如何萬乘之  
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有重則有輕，有靜則有躁。根者，言輕自重而生  
也。君者，言躁以靜為主也。有道之人，終日行而  
不著於輜重之間，言無重則無輕也。無靜則無

也 輜重



中行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或勉強而行之。滕文公下云。居天下之廣居。註廣居。仁也。

躁也。離麗也。其肖中之所見。極天下之至美。故曰榮觀。雖有此榮觀而居之以安。故超然在於輕重靜躁之外。燕安也。處居也。猶吾書所謂毋行廣居也。為萬乘之主。若不知身之為重。則不能超然於事物之外。必至有輕躁之失。失臣者。不足以臣服天下也。失君者。言自失所主也。以身輕天下者。言以天下為重。以身為輕也。不輕其身。則知道矣。知道則知自然矣。知自然則無

靜無重矣。而况有輕躁乎。

善行無轍迹 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譎。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齊物論云。是故滑疑之  
用。而寓諸斤。此之謂以  
明。逸注云。滑疑。言不分不  
曉也。滑。亂而可疑。似明  
而不明也。耀。明也。聖人  
之心。其所主者。未嘗著  
迹。故其所見之處。若無  
記曰。掩而充。襲曰襲。  
襲明言藏其明而不露  
也。

善言善行善計善閉善結五者皆譬喻也其意  
但謂以自然為道則無所容力亦無所著迹矣  
聖人雖異於眾人而混然與之而處未嘗有自  
異之心所以不見其迹也聖人之道可以救人  
可以救物其於人物也亦甚異矣而未嘗有棄  
入棄物之心和光同塵而與之為一故曰襲明  
襲者藏也襲明即莊子所謂滑疑之耀也善人  
可以師範一世雖異於不善之人而天下若無

性理大全朱子曰。老子  
之學。知其雄守其雌。為  
天下谷。知其白守其黑。  
為天下谷。所謂谷所謂  
谷。只是低下處。讓係在  
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

不善之人則誰知善人之為善是不善人乃為  
善人之資也資者言其賴之以自別也此兩句  
又發明上面無棄人無棄物之意若有棄人棄  
物之心則是有師而不知貴有資而不知愛雖  
自以為智而不知乃迷之大者知此道者可謂  
要妙之道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



全不與原爭他這工夫極難。

歌艷者歌羨之義也。大惟皇矣云無然歌羨。注云歌欲之動也。羨慕慕也。言肆情以狗物也。

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知雄守雌不求勝也。知白守黑不分別也。知榮守辱無歌艷也。知守有能為而不為之意。谷在下水所歸也。言如此則天下歸之。式天下以

莊子德充符云。官天地。府万物。口義云。天覆地載。天生地成。各職其職而已。

為式也。常德即首章所謂常道也。不離無間斷也。不忒無差失也。乃是備全之也。嬰兒無知也。無極無物也。樸太樸也。天地之始也。太樸既散而後有器。即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也。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天地之間各有其職。聖人兼三才以御萬物。雖職履職載亦聽命於我。是為天地之間官於物者之長也。莊子曰。官天地。天地之職亦造化之一官守耳。割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林子全書云淮南子曰  
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  
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  
無為也其無為則同其  
所以無為則異也

司馬溫公曰為之則傷  
自然執之則率通變  
或煦或吹注云煦溫也  
吹寒也

離也。以道制物謂之大制。大制則道器不相離  
矣。此亦無為而為自然而然之意。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  
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  
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  
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天下神器。聖人力。所可得。道盛德至。天下歸之。

說文噓吹也。一曰出氣  
急曰吹。緩曰噓。

而不得辭。而後可以有天下。若萌取天下之心  
而強為善以求有得。決不可得矣。此三句是譬  
喻也。其意蓋言九天下之事。不可以有心求也。  
為者則必敗。執者則必失。是皆有心之累也。故  
有道者之於物行者。聽其自行。隨者聽其自隨。  
噓者聽其自噓。吹者聽其自吹。強者聽其自強。  
羸者聽其自羸。成者聽其自成。隨者聽其自隨。  
是皆自然而然而已。行隨猶先後也。載成也。甚

老子經 卷上 三十九



集解所謂甚奢泰者非若後世夸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為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

奢泰三者皆適當之名亦前章餘食贅行之意聖人去之者無心無累無為無求也此章結得其文又奇甚奢泰二字只是一意但如此下語非唯是其鼓舞之筆亦申言其甚不可之意其言玄妙則曰玄之又玄則曰大曰逝曰遠皆是下樣文法讀者不悟其意而不見他文字奇麗又多牽強之說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好還 林子曰猶言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虜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矣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國語九。范蠡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子由解云。兵。魚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

佐人主而以強兵為心則非知道者矣何者兵凶器也我以害人入人亦將以害我故曰其事好還用師之地農不得耕則荆棘生矣用兵之後



品節注云。其事好還。言迭為勝負循環之理。云吉甫註云。其事好還。出乎尔者。及尔者也。

易象卦象曰。山下出泉。蒙君以果行育德。伊川傳云。其出而未流通。則以果次。其所行觀其始。出而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

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菑。此意但言好戰求勝。非國之福。七句只是譬喻。若人之為善。其果者在我。而何嘗敢以此求勝於人。故曰不敢以取強。果易言果行。育德是也。其果者在我。而不形諸外。則無矜伐驕強之名。而其應事也。常有不得已之意。此亦知雄守雌之論。強者不能終強。矜者不能終矜。譬如萬物既壯。則老必至矣。不知此理。而欲以取強於天下。皆不道者。

焦就序。老子明道之書也。而唐王真也者。至以為譚兵。而作豈佳兵善戰之言。夫有以啓之。歟。余曰。老子非言兵也。明致柔也。天下之喜強者。莫不逾於兵。而猶然以柔誦也。

三略云。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講義老子嘗以佳兵為不祥之器矣。范蠡亦以為凶器矣。翼云。純甫云。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

也。既知此為不道。則當急急去之。故曰。早已已者。已而勿為也。

夫佳兵。章第二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



之義疏渾入干經者祥  
其文義可見。  
林子曰東方盛德在木  
主生者也西方盛德在  
金主殺者也故吉札貴  
左所以見其好至也凶  
札貴右所以見其惡殺  
也

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  
颺左上將軍颺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颺  
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颺  
之  
此章全是以兵為喻兼當時戰爭之習勝故以  
此語戒之佳兵喜用兵者也以用兵為佳此不  
祥之人也以不祥之人而行不祥之事故曰不  
祥之器此天下之所惡故有道者不為之且君

息齊注孫吳之論兵審  
虛實辨奇正其言詳矣  
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  
未必知之也老氏曰恬  
淡為上勝而不美夫以  
恬淡言兵誠若不類然  
不知恬淡則靜者勝  
之本也狂躁則動者  
敗之基也

詩小雅裳者華云左  
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  
右之君子有之毛傳云  
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  
道喪戎之事疏云以天  
下之事多矣犬總不適  
吉凶故舉左右以目之  
左陽道謂嘉慶之事朝

子之居每以左為貴而兵則尚右便是古入亦  
以兵為不祥之事非君子之所樂用必不得已  
而後為之不幸而用兵必以恬淡為尚恬淡無  
味也即是不得已之意也雖勝亦不以為喜不  
美者言用兵不是好事也若以用兵為喜則是  
以殺人為樂豈能得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  
入者能一之亦此意也偏將軍之職位本在上  
將軍之下今上將軍居右而偏將軍居左是吉



若人所樂。祀者古之大  
故為陽也。右陰道謂憂  
凶之事。喪者人所哀。戎  
者有所殺故也。為陰也。  
品節注云。君子居則尚  
左。而兵事則尚右。左陽  
右陰。吉事。陽。而凶事。陰。  
兵喪皆凶。故屬陰。而居  
右也。上將軍為用兵之  
主。故居右。居上將軍之  
勢。出入皆用喪禮云。

人以兵為凶事故以喪禮。處之左陽也。右陰也。  
喪禮則尚陰。幸而戰勝亦當以居喪之禮。泣死  
者而悲哀之可也。以勢而言。下反。上故曰言  
居上勢。此章之意。蓋言人之處世。有心於未勝  
者。比為凶而不為吉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  
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

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  
知止。知止所以不始。譬道之在天下。由川  
谷之於江海也。

道常無名。即可名。非常名也。無名之樸。道也。雖  
若至小而天下莫不尊之。孰敢卑之。故曰不敢  
臣。為侯王者。若能守此道。則萬物自賓。服之矣。  
天至高也。下而接乎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  
後甘露降焉。天地和則甘露降。民之在天下。自



生自養莫不均平誰實使之自然之道也若容  
心而使則不得其均平矣道之始本無名焉萬  
物既作而後有道之名制作也是樸散而為器  
也此名既有則一生二二生三何所窮已知道  
之士當於此而知止則不循名而逐末矣循名  
逐末則危殆之所由生也知止則不殆矣川谷  
之水必歸之江海而後止天下萬物必歸之道  
而後止故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形而上者  
而下者  
器者

翼云羅什曰在生而不生曰久在死而不死曰壽  
陸農師註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死佛氏之不滅與死同謂之神聖人之死也與生同謂之壽言其生死之未有異也夫唯生死同狀而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  
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矣其所者久  
死而不亡者壽  
智私智也明在內者也有力角力於外者也強  
在內之果也自勝者強勝己之私謂之克也知  
足者富無不足則常有餘也志勝氣則其強也  
不弱得其所安則久而不變故曰不失其所者

萬物一府故夫身如蠅  
甲蛇蛻寓之而已蓋蠅  
之甲已死而其蠅未嘗  
亡地之蛻已腐而其地  
未嘗喪何則其真者雖  
死不滅也曰夫至人不  
焚于火不溺于水虎不  
能搏兕不能觸乘虛不  
墜觸石不礙而未嘗有  
死則又曰死而不亡何  
也蓋聖人之于時隨之  
而已時之所當行聖人  
不強避時之所當止聖  
人不強為視其天而已  
故有能之而能死有死  
而不亡者也



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而不亡者壽亦此意也此一句非言語所能解自證自悟可也

大道汎兮章第二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汎兮其可左右無所係著也物物皆道之所生何嘗辭之既生矣何嘗居之以為功衣被蒙賴也萬物皆蒙賴其利而道何嘗有主宰之心湛然而無所欲可謂之自小矣故曰可名於小道雖小而萬物歸之以為主道亦不自知豈不謂之大乎惟其能小所以能大聖人之所以不為天者故能成其大也此即守其雌為天下谿之意

老子經 卷上 四十五







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近。則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化理會。只是右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又曰。康節嘗言。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体用。孟子自有孟子之体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体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体用也。

林子曰。集解。程子嘗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水炭。其相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權詐上去。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之類。竊謂此章首明物盛則衰之理。次言剛強之不如柔弱。末則因戒入之不可用剛也。豈誠權詐之術。而子二篇之言相及哉。夫仁義聖智。老子且猶病之。况權詐乎。按史記陳平本治黃帝老子之

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示人。

此章前八句。皆是譬喻。只是得便宜。處失便宜之意。喻欲也。弛也。張者必弛。強者必弱。與必有廢。得必有失。與得也。奪失也。人惟不知。自以為善。而不知此理。雖悔而實明。故曰微明。微猶晦也。言雖微而甚易見也。但能柔弱。必可以勝剛。強此亦守雌守黑之意。淵喻道也。魚喻人也。人

術及其封侯。嘗有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由是言。之謂老子為權教之學。是親犯其所禁。而復為善。以教人者。必不效矣。

之不能外於道。猶魚之不可脫於淵也。國之利器。若以示人。盜賊之招也。道之為用。在我。若自眩露。而以求勝於物。亦猶以國之利器。而示人也。此亦前章善者果而已。不可以取強之意。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此章與道常無名章語勢皆同無為無不為自  
然而然也侯主若能守此無為之道則不采化  
萬物而萬物自化矣天地之間萬化欲作之時  
吾但以無名之樸鎮之化萬物之變也萬變俱  
作相尋不已而我但以自然之彼自紛紛我  
自安安故曰鎮下句化字不可拈上句化字說  
無名之樸何也亦無欲而已無欲則靜靜則天  
下自正矣不欲即無欲也不字又有勿字意用

功處也

老子屬齊口義上

老子經

卷上

四十八終



老子庸齊口義下

庸一齊 林一 希逸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老子經 卷下 一



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  
亂其厚不取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  
彼取此

上德之人有德而不自知其德化也惟其能化  
是以有德不失德者執而未化也執而未化則  
未可以為有德故曰無德上德下德只前章本  
上其次之論無為而無以為即無為而無不為

其義二仍一作切

也以者有心也無以為是無心而為之也下德  
之有以為則為有心矣既言上德下德又以仁  
義繼之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以仁為上德也上  
義為之而有以為以義為下德也老子之學以  
禮為強世先以仁義抑揚言之而後及於禮則  
禮為俞下矣為之而莫之應強民而民不從之  
也仍引也民不從而強以手引之強掣拽之也  
只是形容強民之意故曰攘臂而仍之道自然

老子經 卷下



也德有得也自然者化有得者未化故曰失道  
而後德仁者有愛利之心比之德又下矣義者  
有斷制之心比之仁又下矣禮者有強民之意  
比之義又下矣老子之言仁義禮其字義皆與  
孔孟不同就其書而求其意可也若論正當字  
義則皆夫之禮者忠信之薄言脩飾於外而不  
由中矣其意以禮為出於人偽故曰亂之首前  
識者多識前言往行也以多識為智則非道之

實矣華者務外也以此為智反以自愚故曰愚  
之始曰厚曰實只是務內之意去彼取此者言  
其不為禮而為道也此者道也

昔之得一章第二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  
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  
侯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  
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

道春按清寧靈盈生貞  
押韻也烈裂發竭威履押  
韻也

老子經 卷下 三



恐歎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  
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蹙故貴以  
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  
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故致數車無  
車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一者道也天之所以清明而垂象地之所以安  
靜而載物神之所以虛而靈谷之所以虛而盈  
皆此道也萬物之所以生亦此道也侯王之所

易繫辭云乾坤毀則先以  
見易不可見則乾坤或  
允乎息矣。十三章  
翼發之泄也。

以保正萬邦亦此道也其致之者言其清寧靈  
盈生正皆因此道而得之裂猶周易言毀也發  
言動而不定也歎消滅而不靈也竭盡也虛則  
能受不虛則盡止而不可受矣蹙顛也蹙貴高  
之位而無此則顛蹙矣曰賤曰下即前章所謂  
少則得之意皆虛而不自有也貴賤高下兩句  
亦只是譬喻無賤何以為貴無下何以能高下  
與賤乃貴高之基本也侯王之稱曰孤曰寡人



莊子駢拇篇云。枝於仁者。權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實。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後章曾曾子也。史子魚也。

李卓君老子評云。揚用脩曰。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作。老子為尹談。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証。

曰不穀皆是自卑之辭。又以此為虛而不自有之喻。非乎者。言我如此。說豈有不然者乎。莊子曰。非乎。而曾史是也。亦是此類文勢。此兩字文之奇。處數車無車。一本作數與無與。與字誤也。此兩句本是譬喻。若作與字。則與下文如玉如石。意不相屬矣。致至也。故致猶曰。其至也。車者總名也。隨件而數之。則為輪為轂為輻為衡為軾。遂無車矣。車遂為虛名矣。如玉如石。則碌碌

莊子則陽篇云。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易說卦云。艮東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

然落落然終不可易。車則可有而可無。玉石則一定而不可易。可有可無。則近於道。虛而能化也。一定不可易。則不化矣。莊子曰。除日無歲。亦數車無車之意。

反者道之動 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反者古註本也

反者復也。靜也。靜者動之所由。生即易所謂艮



言乎良。程子曰：良，止也。生也。止則使生，不止則不生。此良終始，又曰：陰陽生長之際，無截然斷終之理。故相挽掩，過終始，乃物盛乎良。此俟神妙，須研窮這理。

所以成終成始也。能弱而後能強，專於強則折矣。動以靜為用，強以弱為用，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強之用。如此造語，文法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曰：物生於有，然天地孰生之？天地之始生於太虛，是生於無也。因動靜強弱而又推言有無之始也。老子之學，大抵主於虛，主於弱，主於卑，故以天地之間有無動靜推廣言之，亦非專言天地也。

君乎曰：中土所聞非至美也。下土所見非至善也。中土所眩，下土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

翼云：應人之乞，而終以見還曰貸。趙志堅云：貸者暫借，非長與也。且者權成非久固也。欲使象貸者不長往，得成者非久住，感貸荷成速，成於道。元沃注：大器者業也，至人以其糠粃土苴為器，而器未嘗不大也。孔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勤而行之者，聞而必信也。若存若亡者，且信且



子以管仲為小器則帝王之功其大器乎。

疑又以為有以以為無也最下鄙俚之人則直笑之耳惟最下之人以之為笑方見吾道之高退之論又且曰人笑之則以為善况道乎建言者立言也言自古立言之士有此數語明道若昧以下數句是也此亦是設辭言此數句不出於我自古有之也明道惟昧則明前章曰自見者不明又曰不自見故明即此也進道若退者能退則為進也揚子所謂以退為進也夷乎

也夷道大道也大道則無分別類同也和光同塵之意也上德若谷能虛而不自實也太白若厚不皎皎以自異也廣德若不足若自足則狹矣偷竊也欲為而不敢為也建立其德是有為者而為之以不敢為所以能建立也質真若渝真實之質純一而無變而自有若已渝變之意此亦足而不自足之意大方者太虛也太虛之間雖有東西南北孰見其方隅哉大器晚成如

佛書云迷故三界城悟故十方空本來無東西



何處有南北。又云西方非西方。山谷詩。人間北看成南。

上繫辭十一章云法象莫大乎天地。莫大乎四時。

此云後章者未八十一章之詞也。

鑄鼎之類。豈能速就哉。太音希聲。天地之間音之大者。莫大於風霆。豈常有哉。希者不多見也。太象天地也。易曰。法象莫大於天地。天地之形誰得而盡見之道。隱無名不可得而名也。此數句。或是指實之語。或是譬喻之語。其意皆主於能虛能無而已。貸者與也。推以及人。也有道者能以與人而不自有也。成者道之大成也。成已成物而後謂之大成也。後章又曰。既以與人已。

翼云。九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向燠。而冲氣運乎其間。木絕水曰梁。木負棟亦曰梁。取其力之強也。故曰強梁。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蓋古人嘗以此為教。而我亦教之。但老子猶尊之曰教父者。如言万物之母也。謂母主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母。言教則曰父。

愈多亦此意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一太極也。二天地也。三三才也。言皆自無而生。



道者無物之始自然之理也三極既立而後萬物生焉萬物之生皆抱負陰陽之氣以冲虛之理行乎其間所以為和也人之所惡莫如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此亦譬喻有道者自卑自賤之意其意蓋謂天地人皆自無而有萬物以陰陽為質而其所以生生者皆冲虛之和氣學道者當體此意則必以能虛能無為貴天下之物或欲損之而反以為益或欲益之而反以為

損損益之理有不可常如月盈則必缺此益之而損也既缺則必盈此損之而益也人之所教猶言今世人之所以設教彼亦曰我之所教皆義理也但知求益但知求勝而不知剛者必折盈不可久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也若吾以道教之則皆在衆人之上是世之所師者又當以我為師也故曰吾將以為教父

賈云馳騁役使也堅猶剛強不曰剛強曰堅變



文叶韻也。無間無內也。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柔能役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而無有能入之。二語皆設喻以明無為之有益也。子由注云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未之於物則木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于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為故能使衆強出入群有。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堅者易折柔者常存以至柔而行於至堅之間如木之穿石是也無間無縫罅也無有即無形也如人身營衛之間可謂無間而氣脉得行之無隙之隙而日月之光亦入之此皆無有入於

無間也此兩句譬喻也以此而觀則知無為無不為者至理也不言而教自行無為而功自成此皆至道之妙用而天下之人知不及之故曰天下希及之有益有功用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翼△多猶重也。



子由注云。譬如躁之不能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于一偏而非其正。

也。唯泊然清淨不滯干。一非成非缺。非盈非沖。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辨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為天下正矣。  
老甫註云。寒熱皆天地之所為。有形之所不免也。而一躁焉則可以勝熱。以一時之躁靜。猶可以勝天地之所行。况夫體無為也。清靜以為天下正。則安往而不勝者乎。

名貨皆外物也。無益於吾身。則雖得雖亡。何足為病。而不知道者。每以此自病。愛有所著。則必自費心力以求之。愛愈甚。則費愈大。此言名也。貪而多藏。一旦而失之。其亡也必厚。無所藏。則無所失。藏之少。則失亦少。多藏乃所以厚亡也。此二句發明下三句也。惟知足者。不至於自厚。知止者。不至於危殆。如此而後。可以長久。此三句却是千古萬古受用不盡者。

大成若缺 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太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有成則有缺。大成者常若缺。則其用不敝矣。有盈則有虛。太盈者常若虛。則其用不窮矣。前章曰。窪則盈。敵則新。即此意。大直則常若屈。然枉則直也。曲則全也。大巧者常若拙。然不自矜也。



翼云。欲。辱去也。糞。々。田也。吳。幼。清。本。糞。下。有。車字。以。張。衡。東。東。京。賦。卻。未。馬。以。糞。車。為。証。戎。馬。戰。馬。也。郊。交。也。二。國。相。交。之。境。也。戎。馬。生。於。郊。言。兵。文。不。還。也。一。性。之。內。無。欠。無。余。人。能。安。之。無。往。不。足。故。曰。知。足。之。足。常。足。

文選第三。東京賦。却走馬以糞車。何惜騾。與飛兔。注云。老子云。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々。者。田糞。々。者。田糞。車也。言。禮。義。大。布。甲。兵。不。起。却。走。馬。以。務。農。雖。有。駿。馬。終。無。所。用。誰。復。愛。惜。之。又。云。却。退。也。林。子。曰。昔。司。馬。季。圭。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滿。東。南。以。海。為。池。夫。天。地。且。不。足。

大辯者常若訥然不妄言也躁之勝者其極必寒靜之勝者其極必熱躁靜只是陰陽字言陰陽之氣滯於一偏皆能為病惟道之清靜不有不無不動不靜所以為天下之正猶白為天下之式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也

而况人乎

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以善走之馬却以糞田即不責難得之貨之意戎馬生於郊言爭戰也戰爭之事皆自欲心而始欲心既萌何時而足唯得是務所以為罪為禍為咎也惟知足者以不足者為足則常足矣此又發明前章知足不辱之意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

老子經

卷下

四十七



易繫辭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注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為也

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天下雖大人情物理一而已矣雖不出戶亦可  
知天道雖隱陰陽變化千古常然雖不窺牖亦  
可見若必出而求之則足跡所及所知能幾目  
力所及所見能幾用力愈勞其心愈昏故曰其  
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亦設喻以發明下句而已  
不行而自知不求見而自有名不為而自成聖

蘓注苟一日知道顧視  
万物無一非妄去妄以  
求復性是謂之損孔子  
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  
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  
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天妄以求復性可謂損  
矣

人之道其為用也如此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亦此意也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  
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  
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為學則日日求自益為道則日日求自損故前  
言絕學無憂蓋言道不存於見聞也太慧云讀

取開元疏云猶攝化也  
無事即無為也無為自  
化清靜自正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為  
而無不為中庸曰至誠  
無息周濂溪曰誠無為  
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  
蓋寂然不動之中而有  
真不息者在也何為之



書多者無明愈多亦此意也黜聰明墮肢體去  
 智與故則損之又損則可以無為無不為矣取  
 天下者必以無心有心者反失之三代之得天  
 下何容心哉因當時戰爭之俗借以為喻其言  
 亦足以戒此書多有此意無事有事即無心有  
 心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亦善

吳云慄圖協反

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  
 慄慄為天下渾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  
 皆孩之

無常心者心無所主也以百姓之心為心則在  
 我者無心矣善不善在彼而我常以善待之初  
 無分別之心則善常在我在我之善我自得之  
 故曰得善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此意

老子經 卷下 四十四



字書云慄徒類切恐懼也盈也

同信不信者在彼而我常以信待之初無疑間之心則信常在我在我之信我自得之故曰得信矣子曰不億不信亦此意也其曰吾亦善之亦信之者非以其不善為善非以其不信為信也但應之以無心而已慄慄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矜自足之心故常有不自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而不露圭角此心渾然所以無善不善信不信之分也注其耳目者人皆注其視聽於

聖人而聖人皆以觀覓待之故曰皆發之此無兼人之意也

###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之徒十有二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子由注云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今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于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矣不生不死則易所謂



古註曰  
言生死  
之類各  
有十三  
謂九竅  
四圍也

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即死之徒也。人之所賴于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聖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筆乘云。此十分之中。萃居其九。皆生之厚者也。夫有生必有死。是生固死之地也。云。諸子品節注云。凡出於生則入於死矣。生之類不一。死之類不一。凡民之求生動而入於死地者。亦不一也。何者以其貪生故求生而得死也。徒類也。十有三言多也。生之厚。凡富貴利達肥甘聲色奉養皆是。云。評云。十有三諸家類多穿鑿。往々為古人所愚。

焉

出生入死此四字一章之綱領也。生死之機有竅妙。凡出則為生。入則為死。出者超然而脫離之也。入者迷而自汨沒也。能入而出。惟有道者則然。天有十二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十二者終始之全也。十二而下又添一數。便是十三分明。只是一箇一字不謂之一。而曰十三。此正其作文之奇。凡言人之生死皆原於此。一一

者幾也。即其幾而求之。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久視養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盡。徒者言其類也。一字本難言。且以一念之始強名之。亦未為的切。却要自體認也。民之生者言人之在。世其所以動而趨於死地者皆在此。一念之初纔把得。不定動即趨於死地矣。動非動靜之動。乃動輒之動也。之往也。死地死所也。夫何故者發問之辭也。此數語為今古養生者學問之祖。



鄭釋名曰重也鄭重慤慤也

巽云不期而會也遇山海經兕出湘水之南蒼黑色  
尔雅云兕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  
莊子太宗師篇云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

故老子於此說得亦鄭重生者我所以生也生  
生者我所以養其生也養其生而過於厚所以  
動即趨於死地此亦輕其身而後身存無而後  
能有虛而後能盈損而後能益之意說到此處  
又提起箇蓋聞言我聞古之善養生者雖陸行  
於深山而不遇兕虎入於軍旅之中而不被兵  
甲惟其無心則物不能傷之兕所以不能觸虎  
所以不能害兵所以不能傷惟其無心故也莊

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亦是此意夫何故又  
發一問言物之所以不能傷者以我能虛能損  
能無而無所謂死地也此章凡下兩箇夫何故  
其意甚鄭重乃老子受用之妙處所以如此申  
言之昔有某寺前一池惡蛟處之人皆不敢近  
一僧自遠來初不之知行至池邊遂解衣而浴  
見者告之曰此中有蛟甚惡不可浴也僧曰我  
無害物之心物無傷人之意遂浴而出老子之



似於虛言以此而觀則其言亦不虛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自然也無也凡物皆自無而生故曰道生之

通義曰管子曰虛無之謂道化育萬物之謂德

德則有迹矣故曰畜之畜者有也物則有形矣故曰物形之勢則有對矣故曰勢成之陰陽之相偶四時之相因皆勢也莫之命者猶曰莫之為而為也非有所使然則為常自然矣尊貴者言其超出乎萬物之上也命或作爵非也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皆言既生既有之後其在天地之間生生不窮皆造化之力也然造物不有之以為有不恃之以為功雖為之長而



無主宰之心此所以為玄妙之德玄德即造化也前章言失道而後德此言道生德畜尊道貴德則此章德字比前章又別讀老子者不可如此拘礙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

通義門意也閉門不思也。

巽云龍表常猶前言龍明密而不露也記曰揜而充求表曰龍

敕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即有名萬物之母也母造化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後知有萬物知有萬物又當知有造化蓋言無能生有有出於無知有者不可以不知無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亦是此意沒身不殆者言如此則終身無危殆之事也兌口也人身則有口人



家則有門皆以喻萬物所出之地前言玄牝  
便是此意塞其兌閉其門藏有於無而不露也  
不動不勞而成功也開其兌出而用之也濟其  
事用之而求益也濟益也如此則其危不可救  
矣所見者大能歛而小則為至明所主者剛退  
而守柔則為至強即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  
也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用其光而歸之於  
明則無殃咎矣知用而不知藏則遺殃之道也

襲者藏也常者不易也襲常者言藏其用而不  
窮也常或作裳非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  
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  
文采帶利斂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  
道哉  
介然固而不化之意至道無知無行若固執而

盜誇翼作盜竿誤作盜  
奪今徒轉非本韓非解  
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  
獄訟繁則田荒云則府  
倉虛虛之則國貧云而  
民俗淫侈云則衣食之  
業絕云子則民不得無  
節巧許云則知來文云  
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  
庫虛而有以滄為俗則



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國者。其私家必富。云故曰資貨有餘。國有如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云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喝。則小盜和。竿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竿先則鐘瑟隨。竿喝。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喝。云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質有餘者。是之謂盜竿矣。

路狹而捷為徑

不化有知而有行。則凡所施為。皆有道者之所畏也。故曰。惟施是畏。夷乎也。大道甚乎人之求道。不知道。正好行利徑之路。譬如國家者。治其朝廷。則其整除治也。為宮室臺榭之類也。朝廷雖美。而田畝皆蕪。倉廩皆虛。而且以文采為服。佩帶利劍。厭足飲食。積其資財。務為富強。此如盜賊之人。自誇其能。是豈可及。此譬喻語也。言人不知大道。而自矜聰明。自誇聞見。此好徑

之徒也。豈知至道。故曰。非道哉。老子之文如此。等處可謂工絕。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

老子經 卷下 二十一



天下之然哉以此

長上聲建者無不拔抱者無不脫建德而抱朴則不拔不脫矣有子孫之家祭祀必不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生生而不窮亦猶子孫之嗣其家也此三句皆是設喻以言道雖無有而實長存也恪諸身則實而無偽恪諸家則積而有餘慶恪諸鄉則為一鄉之所尊恪諸國則其及人者愈盛恪諸天下則其及人也愈

徧長尊也豐盛也普徧也即吾一身而可以觀他人之身即吾之一家而可以觀他人之家即吾之一鄉而可以觀他人之鄉推之於國於天下皆然言道之所用皆同也以此者道也以道而觀則天下無不然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

翼云毒與蜂蠆之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類以爪按擊曰攫攫鳥鵬鷃之類以羽距擊觸曰搏趙志堅曰以四指握拇指為握固峻



子垂反也。說文云。赤子陰也。号平聲。嗔所嫁反。聲嘶也。又啼極無聲曰。嘔。一作嗔。不嘔。黃茂材云。古本無嗔字。嗔不嘔。莊子之文。後人增人之祥。吉凶之候也。  
讀會。腹藏回反。說文赤子陰也。从肉。發聲。又或作峻。見老子。或作屨。出聲類。又遵。緝坂義同。又即委切。又先韵。荀綠切。縮也。六。嗔於反。咽也。亦。嗔可訝切。聲破也。  
臨濟录。夫如斲。嗔之器。不堪貯醍醐。如大器者。直要不受人惑。注。斲音。西。嗔所嫁切。

莊子庚桑楚篇老子曰。兒子終日嗥而嗔不嘔和之至也。

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嗔不嘔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含德藏蓄而不露也。厚者至也。含德而極其至。則如赤子。然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言物莫能傷之也。亦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之意。赤子之骨至弱。其筋至柔。而手之所握甚固。未知有雌雄之事。而其峻亦作者。精氣盛也。峻赤子。

也。注子達生篇純氣之守。僖公十六年。左傳云。隕石于宋。五隕星也。襄公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注祥吉凶之先見者。疏云。吉之先見謂之祥。凶之先見謂之妖。此總云。祥者彼對文耳。書序云。亭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五行傳云。青祥白祥之類。恩事亦稱爲祥。是總名。

之命原也。終日雖號而其嗔不嘔者。心無喜怒氣本和也。嗔咽喉也。嗔氣逆也。赤子純一專固。故能如此。而有道者亦然。只是不動心也。和者純氣之守也。知此至和之理。則可以常久而不易矣。知此常久之理。可謂明於道矣。生不可益。強求益之。則爲殃矣。祥妖也。故曰。益生曰祥。傳曰。是何祥也。即此祥字之意。以心使氣是志動。氣也。強者暴也。暴則非道矣。故曰。心使氣曰強。



以此為強無有不折如物之壯無有不老此皆  
不謂之道早已速已之而勿為也已者止也三  
句已見第三十章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  
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  
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  
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謂道不可容言也必塞兌  
閉門而蔽之於密必挫其銳而磨礪之使無圭  
角必解其紛而條理之使不紊亂必和光同塵  
而不自眩露此所謂至玄至妙同然而然之理  
也有此玄同之道則天下不可得而親又不可  
得而疏言其超出於親疎利害貴賤之外此  
道之所以為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曰天下曰人者緩辭也。

聖人云下四句詎無事可以取天下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貪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以正治國言治國則必有政事以奇用兵用兵則必須詐術二者皆為有心無為而為則可以

得天下之心故曰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有心之不可而無心之為可以此道也忌諱防禁也利器人世便利之用也技巧工匠之巧也奇物如桔槔機械等物是也機心既勝機事愈生故法令愈明而盜賊愈盛此言有心之害皆譬喻語也故古之聖人但曰無為好靜無欲而天下自治矣聖人云又見後章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缺殘缺也。一作歛。不失  
望身。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  
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目固  
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劓直  
而不肆光而不耀

悶悶者不作聰明也察察者煩碎也醇醇自樂  
也缺缺不足也此亦有心則為害無心則自治  
之意禍福無常更相倚伏孰知其所極止正者

主

漢書賈誼傳十八云人  
生之尊譬如堂群臣如  
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  
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七  
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  
難攀此者易陵理勢然  
也注級等也廉側陽也

定也其無正耶言倚伏無窮不可得而定也天  
下之事奇或為正正或為奇善或為妖妖或為  
善是非利害莫不皆然此亦禍福倚伏之意世  
人迷而不知徒分奇正徒分妖善其迷蓋非一  
日矣惟聖人之為道雖有方而無隅雖有廉而  
不劓雖直而不可伸雖光而不見其耀割劓也  
無隅則不削矣廉上廉遠地之廉不劓不傷也  
廉利則易傷肆伸也不伸不見其直也耀光之



熾者也此皆藏有於無之意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嗇則能有而無能實而虛宜其可以治人宜其可以事天早復者言嗇

翼云抵一作蒂。花跌也。蒂蒂同。

則歸復於根極者早矣早不遠也復返本還元也德至此則愈積愈盛矣重愈積之意也克能也德愈盛則於事無不可能也莫知其極者用之不窮也用之不窮則可以為國而長久其者養也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治國者如此養生者亦如此養生而能嗇則可以深其根固其抵可以長生可以久視根抵元氣之母也久視精神全可以久視而不瞬也今之服氣者或有此



術雖非老子之學可以驗老子之言此章乃以  
治國喻養生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  
聖人亦不傷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此章先頓一句以言不擾之意烹小鮮者攪之  
則碎治國者擾之則亂清淨無為安靜不擾此

通義烹或作育

治國之道也既提起一句如此下面却言三才  
之道皆是不擾而已以道蒞天下此天下字包  
三才而言之凡在大虛之下臨之以道天則職  
覆地則職載聖人則職教三者各職其職而不  
相侵越則皆得其道矣神陽也鬼陰也不曰陰  
陽而曰神鬼此正其著書立言之意不欲盡顯  
露也其鬼不神者言地主於陰而不干於陽非  
其鬼不神者言不特地為然也地盡地之道不



手於天而天盡天之道亦不于於人故曰其神  
不傷久非其神不傷人者言非特天盡天之道  
而不于於人聖人亦盡聖人之道而不于於天  
地也幽則為陰陽明則為聖治此兩者自不相  
傷則其德皆歸之言天地得自然之道聖人亦  
得自然之道各有其德而不相侵越故曰交歸  
之不相傷者不相侵也聖人亦不傷之下二本  
多一民字誤也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  
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  
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  
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  
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  
宜為下

通義而取々於人

此章借大國小國之得所欲以喻知道之人宜

老子經 卷下 六十一



謙<sup>ニ</sup>宜<sup>ニ</sup>靜<sup>ニ</sup>非<sup>ス</sup>教<sup>ス</sup>入<sup>ル</sup>自<sup>ラ</sup>下<sup>ニ</sup>以<sup>テ</sup>取<sup>ル</sup>勝<sup>ヲ</sup>也<sup>ナリ</sup>三代<sup>ヨリ</sup>而下<sup>ニ</sup>世<sup>ニ</sup>有<sup>リ</sup>  
取<sup>ル</sup>國<sup>ノ</sup>之<sup>レ</sup>事<sup>ヲ</sup>故<sup>ニ</sup>因<sup>テ</sup>其<sup>ノ</sup>所<sup>ニ</sup>見<sup>ル</sup>以<sup>テ</sup>爲<sup>ス</sup>喻<sup>ナリ</sup>爾<sup>レ</sup>下<sup>ニ</sup>流<sup>ル</sup>者<sup>ハ</sup>自<sup>ラ</sup>處<sup>ニ</sup>  
於<sup>テ</sup>卑<sup>ニ</sup>下<sup>ニ</sup>也<sup>ナリ</sup>大<sup>ニ</sup>國<sup>ノ</sup>之<sup>レ</sup>人<sup>ハ</sup>能<sup>ク</sup>自<sup>ラ</sup>卑<sup>ニ</sup>下<sup>ニ</sup>則<sup>シ</sup>可<sup>ク</sup>以<sup>テ</sup>合<sup>ス</sup>天<sup>ノ</sup>下<sup>ニ</sup>  
之<sup>レ</sup>交<sup>ハ</sup>譬<sup>ハ</sup>如<sup>ク</sup>牝<sup>ノ</sup>者<sup>ハ</sup>以<sup>テ</sup>靜<sup>ヲ</sup>而<sup>シ</sup>勝<sup>ツ</sup>其<sup>ノ</sup>牡<sup>也</sup>自<sup>ラ</sup>下<sup>者</sup>以<sup>テ</sup>靜<sup>ヲ</sup>  
爲<sup>ス</sup>道<sup>故</sup>曰<sup>ク</sup>以<sup>テ</sup>靜<sup>ヲ</sup>爲<sup>ス</sup>下<sup>ニ</sup>以<sup>テ</sup>大<sup>ヲ</sup>取<sup>ル</sup>小<sup>ヲ</sup>曰<sup>ク</sup>以<sup>テ</sup>取<sup>ル</sup>以<sup>テ</sup>小<sup>ヲ</sup>取<sup>ル</sup>  
矢<sup>ヲ</sup>曰<sup>ク</sup>而<sup>シ</sup>取<sup>ル</sup>此<sup>レ</sup>兩<sup>句</sup>文<sup>字</sup>亦<sup>ハ</sup>奇<sup>ト</sup>特<sup>ト</sup>大<sup>ニ</sup>國<sup>ノ</sup>之<sup>レ</sup>意<sup>ハ</sup>不<sup>レ</sup>過<sup>キ</sup>  
欲<sup>ス</sup>兼<sup>テ</sup>畜<sup>テ</sup>天<sup>ノ</sup>下<sup>ノ</sup>之<sup>レ</sup>人<sup>ハ</sup>以<sup>テ</sup>爲<sup>ス</sup>強<sup>盛</sup>小<sup>ニ</sup>國<sup>ノ</sup>之<sup>レ</sup>意<sup>ハ</sup>不<sup>レ</sup>過<sup>キ</sup>欲<sup>ス</sup>  
鑄<sup>テ</sup>刺<sup>テ</sup>求<sup>テ</sup>入<sup>ル</sup>於<sup>テ</sup>人<sup>ニ</sup>二<sup>者</sup>皆<sup>ハ</sup>非<sup>ズ</sup>自<sup>ラ</sup>下<sup>ニ</sup>不<sup>レ</sup>可<sup>ク</sup>惟<sup>テ</sup>能<sup>ク</sup>自<sup>ラ</sup>下<sup>ニ</sup>

黃茂材注。知荆門軍事  
淳熙間造老子翼

則<sup>チ</sup>兩<sup>者</sup>皆<sup>ハ</sup>得<sup>ル</sup>其<sup>ノ</sup>欲<sup>ヲ</sup>然<sup>レ</sup>則<sup>シ</sup>知<sup>ル</sup>道<sup>ノ</sup>之<sup>レ</sup>大<sup>者</sup>必<sup>ズ</sup>以<sup>テ</sup>謙<sup>ヲ</sup>下<sup>ニ</sup>  
爲<sup>ス</sup>宜<sup>ト</sup>矣<sup>ナリ</sup>此<sup>レ</sup>句<sup>ハ</sup>乃<sup>チ</sup>一<sup>章</sup>之<sup>レ</sup>結<sup>語</sup>其<sup>ノ</sup>意<sup>ハ</sup>但<sup>シ</sup>謂<sup>フ</sup>強<sup>者</sup>須<sup>ク</sup>  
能<sup>ク</sup>弱<sup>ル</sup>有<sup>者</sup>須<sup>ク</sup>能<sup>ク</sup>無<sup>ク</sup>始<sup>メ</sup>爲<sup>ス</sup>知<sup>ル</sup>道<sup>一</sup>書<sup>ノ</sup>之<sup>レ</sup>主<sup>意</sup>章<sup>章</sup>  
如<sup>シ</sup>此<sup>レ</sup>解<sup>者</sup>多<sup>ク</sup>以<sup>テ</sup>其<sup>ノ</sup>說<sup>ヲ</sup>喻<sup>ナリ</sup>處<sup>ニ</sup>作<sup>ス</sup>真<sup>實</sup>說<sup>ハ</sup>故<sup>ハ</sup>晦<sup>シ</sup>暗<sup>シ</sup>有<sup>リ</sup>  
老<sup>子</sup>勞<sup>攘</sup>之<sup>レ</sup>論<sup>ハ</sup>獨<sup>ク</sup>黃<sup>茂</sup>材<sup>ハ</sup>解<sup>ニ</sup>云<sup>ク</sup>此<sup>レ</sup>一<sup>篇</sup>全<sup>ク</sup>是<sup>レ</sup>借<sup>テ</sup>  
物<sup>ヲ</sup>明<sup>ス</sup>道<sup>ノ</sup>此<sup>レ</sup>語<sup>最</sup>之<sup>レ</sup>當<sup>ト</sup>但<sup>シ</sup>不<sup>レ</sup>能<sup>ク</sup>推<sup>ス</sup>之<sup>ヲ</sup>於<sup>テ</sup>他<sup>ノ</sup>章<sup>故</sup>亦<sup>ハ</sup>  
有<sup>リ</sup>味<sup>ト</sup>通<sup>ル</sup>處<sup>ナリ</sup>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  
 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  
 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  
 何也不白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  
 貴

道者萬物之奧此提起一句贊美言之也此下  
 却言道在天下人人有之無智無愚其為善人

離婁下云中。中也養不中。  
 才也養不才。

句會云落居也人所聚  
 居

者有道之人固寶之愛之矣其不善人者有道  
 之人亦保合容之此即中以養不中之意市人  
 之相與以利交也亦能為美言以相悅一鄉之  
 間纔有一善可尊者人亦推敬之可以加於人  
 之上以此而觀則此性之善何嘗絕於天下然  
 則人之不善者知道之士其可棄之邪美言可  
 以市市者自售也如今藥家有曰不欺廣惠者  
 是以美言自售也尊行可以加人如鄉落之間



孟子離婁下云。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以祀上帝。

或有長厚者。或有好善者。其鄉人亦未嘗不稱尊之。此二句。蓋謂雖庸人亦未嘗不知此道之為善。拱壁以先駟馬。聘賢之禮也。卑義厚禮。求賢而致之。三公之位。不若能虛能謙以求此道。故曰。不如坐進此道。且古之以此道為貴者。何也。求則得之道。本在我。為仁由己。由人乎哉。有罪。以免者言。一念之善。則可以改過。即惡人齊戒沐浴。可以事上帝也。不白者。如謂詩不云乎。

道無賢愚。悟則得之。此所以為可貴。故曰。故為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論語憲問篇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集注云。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為無為。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無為而後無不為故曰為無為無所事於事而  
後能集其事故曰事無事無所著於味而後能  
知味故曰味無味能大者必能小能多者必能  
少能報怨者必以德能圖難者必先易能為大  
者必先於其細自味無味以下皆譬喻也難事  
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只是上意申言之也  
聖人不自大而能謙能卑所以成其大輕諾者  
多適當故必至於失信以易心處事者多至於

難成此亦借喻語也但添一夫字其意又是一  
轉前言易矣恐人以輕易之心視之故如此轉  
轉曰易非輕易也聖人猶以難心處事遂至於  
無難况他人乎此意蓋謂前言易者無為無事  
而易行也非以輕易為易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  
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



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  
 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  
 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  
 敗之慎終如是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  
 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方其安時持之則易及至於危則難持矣事之  
 未萌謀之則易及其形見則難謀矣脆而未堅

攻則易破及其已堅則難攻矣迹之尚微攻則  
 易散及其已盛則難散矣事必為於未有之先  
 治必謀於未亂之始合抱之木其生也必自毫  
 末而始九層之臺其築也必自一簣之土而始  
 千里之行必自發足而始凡此以上皆言學道  
 者必知幾此幾字有精有粗加十三之一亦幾  
 也無始之始亦幾也自然之然亦幾也至於為  
 至於執則皆有迹矣故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聖人爲以不爲執以無執故無敗無失凡人之  
 從事於斯世其所爲之事皆有可成之幾而常  
 敗之者不見其幾而泥其迹也不求事之終而  
 致慎於事之始則無敗事矣衆人之所不欲者  
 聖人欲之衆人之所貴者聖人不貴之難得之  
 貨借喻語也衆人之所不學者聖人學之衆人  
 之所過而不視者聖人反而視之復反也此亦  
 借喻語也聖人惟其如此於事事皆有不敢爲

之心而後可以輔萬物之自然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  
 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  
 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  
 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  
 於大順

聰明道之累也聖人之教入常欲使之晦其聰



明不至於自累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愚字  
下得適當秦之愚黔首此語誤之故晦翁所以  
謂之勞攘也智巧多則民愈難治故以智治國  
者反為國之害蓋上下相尋皆以知巧則亂之  
所由生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  
之福兩者智與不智也能知智之為賊不智之  
為福則亦可以為天下法矣能知此法則可謂  
之玄妙之德深矣遠矣者嘆美之辭也反者復

也與萬物皆反復而求其初則皆歸於大順之  
中矣大順即自然也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  
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  
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  
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  
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百谷之水皆歸之江海江海為百谷之尊而乃  
居百谷之下此借物以喻自卑者人高之自後  
者人先之之意以言下之如曰愚夫愚婦一能  
勝予是也以身後之稽乎衆舍己從人是也聖  
人非欲上民欲先民而後為此也其意蓋謂雖  
聖人欲處民上民先猶且如此况他人乎語意  
抑揚稍過當耳聖人雖處天下之上而民不以  
為厭已雖居天下之前而民不以為害已舉天

下皆樂推之而不厭者以聖人有不爭之道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也不重不壓也一章二是以  
亦猶繫辭一章數是故也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  
若肖又奚其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  
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  
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

老子經 卷下 第六十七



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大似不肖當時有此語也故老子舉以為喻亦前章不穀孤寡之意天下皆謂者言天下皆有此常語也夫惟大故似不肖至大者必以至小之心處之肖象也憊然似無所肖象自小之意也若自以為有所肖象則為細人矣非大人之量也此二句乃老子以當時俗語如此發明也

重耳及蹇之子饗之子王請殺之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注公志廣而体儉疏云廣大者失於奢僭故美其能儉也晉公子重耳也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闢齊物論注攝合也應於外者為接言人夜則安寢乎且以來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內從其心如

一本於謂我下添道字其細下添也夫字皆誤也三寶其道可寶而用之也我有者人人有貴於已也惟慈故能勇惟儉故能廣惟能不敢先故為天下之長左傳曰晉公子廣而儉正用此語儉收歛也廣開豁也亦小而後能大之意器形也成器即成形也凡在地之成形者我皆為之長故曰成器長今人捨慈而用其勇捨儉而用其廣捨後而用其先此非保身之道也故曰



戰鬪然。曰々如是。故曰  
一即孟子可謂。且晝之  
所為有枯亡之者。  
莊子達生篇子列子問  
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  
蹈火不熱。行乎万物之  
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  
此。關尹子曰。是純氣之  
守也。

死矣戰交物而動也。猶莊子曰。與接為搆。日以  
心鬪也。守猶莊子曰。純氣之守也。人能以慈為  
至。則外可勝物。內可自守。故曰。以戰則勝。以守  
則固。救佑助也。衛自衛其身也。能以慈衛天所  
祐也。此語隱然有譏責。今人不能之意。能者天  
誘其衷。則不能者天棄之。監矣。前言三寶。此舉  
其一。能慈則二者在其中矣。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四善字三言用兵一言  
用人三言用已一言心  
已也。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與。  
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  
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士。士師之官也。武。猶曰健吏也。作士。明刑。豈以  
健吏戰而怒。念兵也不與。不與物為對也。用人  
為之下。即前章以下取國之意。四者之善。皆不  
爭之喻也。不爭之德。可以配天。可以屈羣力。用  
天下自吉。以來無加於此。故曰古之極。



翼下行行列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五寶實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者亦舉當時之語以為喻也用兵者不敢為王而為客重於進而易於退以不行為行以不攬為攘以無求敵而引敵以無執而為

詩擊鼓擊一注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隱公四年衛州吁自立之時言有鋒鏑死亡之憂

執此皆兵家示怯示勇以誤敵之計仍引也引敵致師也如此用兵方有能勝之道若輕敵而自矜自眩則必至於喪敗不爭而勝實也輕敵以求勝則喪其寶矣故兩敵之國抗兵以相加能自哀者常勝哀者戚然不以用兵為喜也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則非哀者矣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書中借喻處其例甚簡

五言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  
 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之人莫有知者莫  
 有行者此嘆時之不知已也宗主也君亦主也  
 衆言之中有至言故曰言有宗舉世之事道為  
 之主故曰事有君世無知至言至道之人所以  
 莫有知我者故曰夫惟無知始不我知既言天

下不我知矣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即前  
 章不笑不足以為道之意聖人之道足於已而  
 不形於外猶被褐而懷玉故人不得見之也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於其至知而若不知此道之上也於不可知之  
 中而自以為知此學道之病也人能病其知之



為病則無此病矣聖人之所以不病者善知此知之為病而病之所以不病此一章文最奇或以上為尚又於首句添兩矣字誤矣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不畏刑者常遭刑章首之言借喻也居廣居也

董注見頭也

孟子云天下之廣居注謂仁也

生長生又視之理也人皆自狹其所居自厭其所生不安於退而務進不觀於無而惑於有是自狹也自厭也無者戒救之辭言不可如此也夫惟不厭者而能又安故曰是以不厭只就下句細釋一厭字不及狹字文法也聖人雖知道而若不自見然能晦也雖愛其身而若不自貴然能謙能賤也去彼者去眾人狹厭之心而自取足於斯道也故曰取此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  
 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  
 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  
 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勇於敢為者必至於自戕其身臨事而懼是勇  
 於不敢也活者可以自全也敢者之害不敢者  
 之利二者甚曉然天道惡盈而好謙則勇於敢  
 易謙卦云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  
 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或問謙之  
 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  
 以皆好尚之朱子曰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万物而不言所  
 利可見矣

坦然 古注作緜然注釋寬也

論語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繫辭上云乾以易知坤  
 以簡能本義云乾健而  
 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  
 而无所難故為以易而  
 知大始坤順而靜九其  
 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

者非特人惡之天亦惡之也而世之人未有知  
 其然者故曰孰知其故嘆世人之不知也聖人  
 猶難之者言聖人於此亦以此道為難能也天  
 惟不爭而萬物莫得而勝之天惟不言而自有  
 感應之理陰陽之往來不待人召之而自至坦  
 然簡易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即坦然而善謀之  
 意也天道恢恢譬如網然雖甚疎闊而無有漏  
 失者言善惡吉凶無一毫不定也聖人之於道



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

雖以無為不爭而是非善否一毫不可亂此數句又以天喻道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此章言人之分別善惡自為好惡至於泰甚者

表字彙曰徐嗟切音斜不也周礼有鼻奇表則相及

皆非知道也故以世之用刑者喻之言用刑者不道以死懼其民而民何嘗畏死使民果有畏死之心則為奇表者吾執而刑之則自此人皆不敢為矣故曰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今奇表者未嘗不殺而民之犯者日衆則民何嘗畏死哉司殺者造物也天地之間為善為惡常有造物者司生殺之權其可殺者造物自殺之故曰常有司殺者殺為國而切切於用刑是代造物者



皇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司殺也以我之拙工而代大匠斲則鮮有不傷其手者此借喻之中又借喻也此章亦因當時嗜殺故有此言其意亦豈盡廢刑哉天討有罪只無容心可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

是賢於貴生

食稅之多言取於民者太過也上之有為言為治者適用智術也上貪利則民愈飢上好智則民愈難治此兩句亦借喻也凡人過於自愛反以喪其身飲食太多亦能生病此其一也過於自愛自養欲以謀生故曰求生之厚輕用其身以自取死故曰輕死志其身而後身存故曰無以生為者賢於貴生貴生猶前章曰益生求生



之厚者也賢猶勝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翼合手曰拱董音如字  
言人共伐之也。蘇注本  
自拱把以上必伐矣。  
左僖三十二年傳。蹇叔  
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  
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  
謂之曰。尔何知中壽。尔  
墓之木拱矣。杜註。合手  
曰拱。公羊傳。僖公三十  
三年。秦伯將襲鄭。百里  
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  
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  
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本拱矣。注。宰家也。拱可以手散抱。  
羅山按。穀梁注。拱合抱。公羊注。拱以手散抱。左傳注。合手曰拱。尚書疏。兩手搯之曰拱。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  
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  
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  
共強大虜下柔弱虜上

柔弱堅強皆借喻也老子之學主於尚柔故以  
人與草木之生死為喻徒類也是以而下又以

兵與木而喻之兵之情強者必不勝木之初生  
者皆柔久而堅強至於拱把則將枯矣故知道  
者以柔弱為上堅強為下共猶宰上木拱之拱  
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  
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



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  
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天之道惡盈而好謙猶弓之張者不及則必弛  
也高者必至於自矜有餘者必至於自損而自  
下者必舉自屈者必伸自損者必益是天之於  
物每每然也而人之為道何為而不然乃欲損  
入而益己欲以天下之不足而為一己之有餘  
失天意矣唯有道之人乃能損我之有餘以奉

易損卦彖曰損下益  
上其道上行益卦彖曰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  
自上下々其道大光

天下故曰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易言  
損益亦是此意此亦借以喻道也聖人所以雖  
有為於天下而不以自恃雖功成而不居其功  
雖有至賢之行而不欲以此自見此為道日損  
必至於損之而又損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  
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

老子道德經卷下



韓非子曰。千丈之堤。以蟻穴而壞。

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

水為至弱而能攻堅強世未有能勝之者千金之堤敗於蟻穴之漏是弱之勝強者無以易於水也故曰其無以易之弱能勝強柔能勝剛如水之易見人莫不知之而至道在於能柔能弱者莫之能行也故古之聖人常有言曰能受一

國之垢者方可為社稷主能受一國之不祥者方可為天下王此即知其榮守其辱之意不祥者不美之名也蓋位至高者不可與天下求勝須能忍辱則可以居人之上垢與不祥不可受之受也似反一世之常言其實正論故曰正言若反聖人云三字自佳一本以云為言誤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



吳注契者刻木為券中  
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  
以表信取材物于人曰  
責契有左右左契在左  
財物者之所右契以付  
來取財物之人

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恩怨兩忘方知至道人有天怒於我而必欲與  
之和雖無執怨之心猶知怨之為怨則此心亦  
未化矣雖曰能與之和此心未化則餘怨尚在  
安得謂之善道此誠到理之言亦借喻也左契  
者如今以合同文字也丁人得左丁人得右故  
曰左契此契在我則其物必可索聖人雖執此

通義與文王既沒文不  
在茲當今之世舍我其  
誰同意

吳注十人為付百人為  
佰什佰之器重大之器  
衆所共也不用者不嘗  
為不貪求重大之器無  
所用也重死者視死為  
重事而愛養其生不遠  
徙者生於此死于此不  
他適也老子欲挽衰周  
復還大古國大則民衆  
難治得小國寡民而治

契而不以索於人忘而化也此亦借喻之語有  
德者則司主此契而無求索之心無德者則以  
明白為主徹明也猶今人言必與之計分曉也  
有德司契者善人也天雖無私親而此等有德  
之人天必佑之故曰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  
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



之使其民毋慕于外。自  
足于內如此也。舟車甲  
兵非一人所可獨用。謂  
付伯之器。  
孟子公孫丑上云。鷄鳴  
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  
而齊有其民矣。孟子公  
孫丑上云。伯夷伊尹孔  
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  
皆能朝諸侯有天下。

繫辭下云。上古結繩而  
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  
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蓋取諸夫。朱子曰。結繩  
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  
又有刻板者。凡年月日時。以至人馬糧草之數。皆刻板為記。都不相亂。徐氏曰。書文字  
也。契令納也。言有不能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取明決之義。

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其  
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狗  
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猶孟子言得百里之地。皆可以朝諸  
侯。一天下之意。老子蓋曰。有道之人。若得至小  
之國。不多之民。并而居之。使有什伯如今人之  
保伍也。人人皆有可用之器。而不求自用。是人  
皆有士君子之行。而安於自退也。重死而不遠

徙。小人皆畏罪。不為惡。而各安其居也。雖有舟  
輿無所乘之。不致遠以求利也。雖有甲兵而不  
陳列。不恃力以求勝也。舍書契而用結繩。復於  
素朴也。年食美衣安居而樂俗。隣國雖近。雞狗  
之聲雖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各自足而不相  
求也。此老子因戰國紛爭而思上古淳朴之俗  
欲復見之也。觀其所言。亦有自用之意。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不積三句如若之不博也。天之道四句善者之不辨也。知者洗心藏密空自如隨感而應隨應而竭。故曰不積此實過化存神之意。

齊物論云。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真實之言則無華采。有華采者非真實之言也。莊子曰。言隱於榮華。即此意也。善純也。純德之人則無所容言。又何辯乎。好辯則非純德者矣。知道之知不以博物為能以博物為誇非知道

者也。聖人之道虛上而已。何所積乎。未嘗不為久也。而在己者愈有。未嘗不與人也。而在己者愈多。其猶天道然。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為人與人言以道化物也。天之道雖有美利而不言。所利則但見有利而無害。纔有利之名則害亦見矣。聖人之道無為而無不為。而未嘗自恃其有。故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爭。一書之意。大抵以不爭為主。故亦以此語結之。



老子庸齋口義下



正保戊子暮春吉旦  
書目林豐興堂重刊行



